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6年11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 美术编辑:曹磊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秋光中的书院

朱志刚

初秋时节,再次踏上赣鄱大地,拜谒心之所向的江西书院。青山叠翠,江河蜿蜒,千百年来,一座座书院散落于山间江畔,与峰峦流水相映成趣,与大自然相融共生。江西素有“江右书院甲天下”的美誉,是中国古代书院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历史上,江西先后建起近两千座书院,数量占全国古书院总量的四分之一。古人有言,“顾书院之盛,惟西江最”。江西的书院,不只胜在规模,更胜在文脉的厚度,这里构建起了一批璀璨的人文和历史地标。白鹿洞、鹅湖、白鹭洲、豫章四大书院,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代表。它们从来不只是青砖黛瓦的古建筑群落,更是写满思索与坚守的文明长卷。山林藏书声,江水载文脉,历经无数风雨兴废,千年前讲学、思辨、修身的琅琅书声,依旧在岁月深处悠悠回响。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它享有“海内第一书院”的盛名,位列四大书院之首,既是庐山世界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理学传播重地。

沿着五老峰幽深的山谷行走,至后屏山下,白鹿洞书院便在眼前。群山环抱,古木参天,清溪沿着起伏的院落缓缓流淌。书院远离市井喧嚣,满目尽是山林清寂。这份隐于幽谷的安宁,恰好契合古人避尘治学、寄情山水的追求。唐代已有学人在此结庐读书;南宋朱熹任职南康军知军时,重整荒废已久的书院,营建屋舍,广纳生徒,亲手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就是被后世尊为范本的千古学规。默读学规,这寥寥数则训诫,并非简单约束学子的条文,而是一套完整的治学修身理念。它阐明圣贤大义,确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求学路径,不再一味追逐科举功名,更看重人格淬炼、道义坚守。这则学规流传数百年,被众多书院奉为圭臬,远播海外,奠定了中国书院的精神根基。

秋日的白鹿洞书院,绿荫覆满廊檐,古柏苍劲虬挺。伫立讲堂之前,仿佛还能看见先贤端坐讲学,学子环坐静听的场景。朱熹曾邀约陆九渊登堂讲授“义利之辨”,不同思想在此相逢碰撞,理学与心学的火花点亮了这座山谷书院的漫漫长夜。朝代更迭,战火几度焚毁屋宇,书院屡毁屡建。建筑可以倾颓,藏书可以散佚,可读书问道的信念从未断绝。穿行碑廊,一块块古碑铭刻着重修旧事,镌刻着先贤箴言,碑面墨痕漫漶,字句却重若千钧。山风穿过林木,簌簌作响,恰似千年前未曾消散的诵读声,在幽谷间往复回荡。

鹅湖书院坐落于上饶市铅山县鹅湖山麓,始建于南宋,它因那场载入史册的“鹅湖之会”名扬千古,首开书院自由论辩的风气。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夏之交,吕祖谦邀约朱熹、陆九渊、陆九龄等人聚于鹅湖寺,意在调和两派学术分歧,开启了为期三日的思想交锋。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博览群书,穷究事物的道理;陆九渊提倡发明本心,向内求索,唤醒心中本有的良知。双方往复诘辩,各抒己见,论辩热烈,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答案。这场盛会虽没有分出高下,却开创了书院会讲论辩的先河。它鼓励不同观点共存交锋,不盲从权威,不囿于成见,让思想在碰撞之中获得生长的力量。

鹅湖书院最珍贵的品格,不在于争出唯一的标准答案,而在于拥有兼容思辨的胸襟。院墙斑驳,古柏盘曲,会元堂的梁柱饱经风霜,依旧傲然挺立。站在堂前遥想当年,一众大儒往复论道,言语激荡,不见对立争执,只见求真问道的赤诚。后人在此建书院,专门纪念这场千古盛会,把开放包容的精神代代留存。在这里,读书不是被动接纳教条,而是敢于质疑辨析,向内观照本心,向外探求事理。岁月流转,当年论辩的话语早已随风消散,但求真尚思的风骨已经深深沉淀在书院的一砖一石里。

滔滔赣江奔涌不息,吉安市城外,一片绿洲浮于碧波之上,白鹭洲书院便静卧于绿洲中心。洲上古木葱茏,白鹭掠水翩飞,江浪日夜在脚下奔流。站在赣江之畔,回望书院千年过往,它最动人的底色是刻入血脉的家国气节。书院不只传授经史、教习制艺,更重立身操守,崇尚道义风骨。少年文天祥曾在此求学,赣江之水滋养胸襟,圣贤教化浸润心性。待到山河破碎,他舍生赴死,以生命践行读书人的担当,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书院精神结出的滚烫果实。

光阴流转,江水数度漫过洲岸,战火几番侵袭,白鹭洲书院先后历经二十余次修葺重建。洲上老树看见一代又一代书生踏过石阶,从此奔赴民间与庙堂。他们带着学识与风骨走向四方,有的为官济世,有的潜心治学,危难来临之时,总有士人挺身而出。江水奔涌,洲岛不移,读书声时断时续,那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叩问,始终回荡在赣江之畔。

豫章书院坐落于江西省会南昌,肇始于南宋,明清两代是省城乃至整个江西的官学重镇、理学传播高地,康熙皇帝御赐匾额“章水文渊”,声名远播。如今复建的书院挺立在象湖湖心岛上,一汪碧水环抱着飞檐黛瓦,把千年文脉妥妥安放在一片烟波浩渺之间。旧院几经兴废,最初的遗迹慢慢隐入老城街巷的烟火人间。今天的豫章书院,没有刻板地复刻古制,而是将书香风骨融进湖光山色。朱红廊柱,雕花窗棂,沿着曲折栈桥踏上小岛,城市喧嚣被湖水隔绝在外,只剩草木清风,绵延千年的文雅气息扑面而来。

放眼赣鄱大地,知名书院远不止这四座。唐末桂岩书院拉开私家讲学的序幕;宋元至明清,象山书院传扬心学火种,濂溪书院接续周敦颐理学余脉,华林书院更开启古代女子读书向学的新风。有的书院藏身于深山幽谷,有的坐落于市井村落。山野田垄之间,耕读传家蔚然成风,农夫劳作之余,也知读书可贵。乡绅捐置学田,资助寒门子弟,让贫寒少年也能踏入书斋,获得求知的机缘。

江西的书院,素来讲究山水人文合一。择清幽佳处,营建讲堂、藏书楼、先贤祠宇,院落顺着地势铺展开来,古木、池沼、回廊彼此映衬。读书之人抬眼见青山,开窗闻流水,于自然风物之间体悟义理,安顿心神。书院的治学,从来不只是闭门苦读、死记典籍,讲学、会讲、祭祀、藏书共同构成完整的文脉图景。先生登台传道,学子切磋问学,祭拜先贤以砥砺品格,藏万卷书以供博览。读书既要通晓经籍,更要涵养德行;习得锦绣文章,更要扛起世间道义。

千年风雨漫过赣地山河,许多旧时书院湮没于荒草丛中,只剩断碑残础。留存至今的院落,木柱沉染岁月暗色,石阶被无数脚步磨得温润光亮。今日走进书院,虽听不到彻夜不绝的诵读声,然站在庭院之中,厚重的文脉气息经久犹在。研学的少年缓步细读碑刻,游客驻足品读先贤文字。古老书院虽失去旧时学堂的功能,却依旧承担着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

回望千年过往,书院真正的灵魂从来不是雕梁画栋的建筑,而是代代相传的风骨与治学初心。在这里,求真求知的执着、修身立德的坚守、兼容论辩的气度和心怀家国的担当始终薪火相传。白鹿洞订立的学规,鹅湖之会的思辨,白鹭洲亘古不灭的气节,豫章书院沉敛厚重的文脉,共同汇成江西书院的精神底色。读书从来不只是为博取功名,更是为了明辨是非,完善人格,胸怀天下。

行走赣鄱大地,青山不改,江水长流。一座座书院静静伫立,如同散落在山河之间的文化灯火。它们见证过群星璀璨的思想盛世,熬过战火沉寂的漫漫岁月,屡遭损毁,又一次次重生。文脉绵延不绝,只因总有人守护这份精神,接续这一缕书香。

站在白鹿洞古柏之下,伫立鹅湖会元堂前,遥望白鹭洲滚滚赣江水,沉醉于豫章书院的一湖烟波,我们仍可以跨越千年,与诸多先贤的精神相逢。山水无言,书香永续。江西的书院,生长着一方土地的文化根脉,也蕴藏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何以副刊



文化之窗与精神家园

阎晓明

尽管林林总总的媒介形态在令人目不暇接地快速迭代,尽管短视频、社交平台等碎片化传播载体以前所未有的“短平快”魔力征服着大量受众,但我还是多少有些固执地对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情有独钟。这,也许与年少时的经历不无关系。1969年,我所在的河西走廊农场,同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农建师统编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随着兵团机关报《人民军垦》的创刊,要求各团配设专职新闻干事供稿,18岁的我便从生产连队调至团部采写新闻,开始了报纸赋予我撰写稿件的“规定动作”。

因着最初职业的缘分与情感,40多年后,又开始了向报纸投稿的“自选动作”,成为《天津日报》副刊“满庭芳”的作者。15岁之前家乡海洋文化、运河文化的熏陶,甘肃工作二十五载大漠文化、黄土文化的磨砺,调回天津从业电视文艺十年的影视文化和沿海改革开放前沿文化的浸润,前往北京开创全国妇联影视事业后女性文化、古都文脉和时代大潮交汇文明的洗礼,以及退休后旅居江南小城以来水乡文化和吴越文化的涵养,总在召唤着我将那些散落的文化记忆、亲历的传奇往事、绚丽的胜景民风、鲜活的时代故事,诚心诚意捧献至读者面前,敬献于报纸副刊那扇文化之窗、那方精神家园。

年轻时为报纸写稿,完全聚焦当时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追求的是稿件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现在为副刊写稿,则可跳出即时信息的约束,将目光投向更为厚重的文化纵深之处,仔细去梳理、挖掘事件或人物背后的文化脉络与精神内核。从河西走廊调至兰州工作后,也曾在《甘肃日报》副刊“百花”上发表过散文和诗歌。“百花”只刊发文学作品,版面规整严肃,号称“甘肃文学的黄埔园地”。回到家乡,《天津日报》副刊“满庭芳”令人耳目一新,内容涵盖文学、美术、书法、戏剧、音乐、影视、文艺评论等多种艺术形式,散文、杂文、随笔、诗词等文体齐全,俨然一座姹紫嫣红、美不胜收的文化百花园。为这种高品质副刊奉献怎样的稿件,才能锦上添花、增光添色呢?从开始投稿之日起,我就以“满庭芳”的媒介属性和功能定位为写作标准,将其视为一扇展示地方文化生态、传递人文价值的文化之窗,一方汇聚文化体验、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要素,在浮躁的信息爆炸中为人们守住宁谧的文化净土,可供大家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扇津沽文化传承的溯源之窗,是锚定在地文化根脉的载体。作为副刊作者,就该将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遗存、精神内核,转化为可读可赏的内容,让读者感知这座城市文明的源远流长,为此,我写过一些介绍天津工业遗存和科技发展史的相关文章。这并非只是一种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而是一种双向的文化连接,既可向外展示我们城市的文化形象,也可向内为本地读者提供一个文化认同载体。

这也是一扇多元文明互鉴的交流之窗,是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我曾以“天津人看神州、看世界”的视角,写过系列文章“丝路艺絮”,如《花雨忆滴》《绿洲萦歌》等,也写过走进“远东第一大灯塔”花鸟山灯塔的亲身经历,还写过介绍江南文化的《百花生日是良辰》《鸣嘀唧啾》《水中红莲 树上白荷》等。尝试打破地域文化的壁垒,进行不同地域文明之间的对话、交融与互鉴。

这又是一扇主流价值和先进文化的传播之窗。党报副刊毕竟不同于市场化的文化类自媒体,她始终要依托党报的公共属性,承担起引领文化风尚的职责。所以,在写作中,我尽量避免迎合娱乐化、碎片化的流量倾向,力图通过实实在在的内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转化为有温度、有细节的人文表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时的系列文章“御侮轶叙”“胜地遐思”便挖掘了天津乃至全国的红色文化资源,力求绘声绘色地讲好红色故事,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自然完成价值共识的凝聚与文化素养的提升。也许,报纸副刊的这种功能,是算法主导的网络媒体平台所难以完成的。正因积累了这方面写作的些许经验与资源,“满庭芳”编辑才会在“七一”“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向我约稿,才有了《沉浸式表演亲历记》《国庆节记事》等文章。

这还是一扇文化创新发展的活力之窗,是展现中华文化和在地文化当代生命力的平台。将近10年前,我在“满庭芳”副刊发表过一篇题为《党报文艺副刊创新 当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章,认为副刊内容虽不追求新闻性,但也要体现时代性和创新性。今天我依然认为,作为副刊作者,就应该为展现文化创新的活力去尽涓滴之助。秉持这一构想,《诗在傲雪凌风中》写了我在现实生活中对唐边塞诗的文化体验,《最忆那程费家浜》写了当代航天员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母”字的意涵》写到梁思礼院士对母校校长赵天麟烈士的敬仰与怀念,《三览月牙泉》写到农民投身旅游业的新风貌,《侧耳听哏》则写了天津人的性格特征与天津相声的发展。

如果说“文化之窗”是报纸副刊向外延伸的功能属性,那么“精神家园”就应该是报纸副刊向内沉淀的价值归宿了。对作者而言,这方精神家园,既可以是一处自我心灵安顿的归属空间,也应该是一条向读者传递人文情怀的精神纽带。当信息传播进入“秒刷”时代,人们每天都会被海量的碎片化内容所裹挟,越来越难拥有一些能够沉静下来进行回忆与思考的时间,精神世界很容易在快速的信息更迭中被卷入空泛浮躁的氛围中。而报纸副刊恰恰在这样的语境中,承担起了精神家园的功能。于我而言,每天经过在吵吵嚷嚷的菜市场和超市采买、在案板前用刀剪噼噼啪啪地处理各种食材、又在嗞嗞啦啦的煎炒烹炸中忙活完一日三餐,以及操持完其他拉拉杂杂的家务后,能够静下心来,深度阅读一会儿久藏或新购的书籍,规整一下历史的地理的或民俗的相关资料,回忆一些传奇经历或如烟往事,探讨一番某个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经过思考、感悟、体会,或在小本子上记下来,或在电脑前打出字来,往昔的一些负能量的烦事、苦事、愁事、恨事便似乎全可被过滤掉,留下的便是一些可以提交到文化窗扉和精神家园去的具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满满的正能量,这是多么快乐的精神享受啊!而将这些文章奉献给读者,不就能以笔下的一丝一缕、一点一滴,去传递一些向上向善的人文价值吗?

在大众传媒极速发展的今天,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似已被多元媒介分流,但副刊却作为报纸最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以深度的在地文化内容擦亮文化之窗,以持续的人文价值筑牢精神家园,当然就可以让副刊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继续确立自己不可替代的文化位置。



松下问琴(中国画) 郑二岭

忆念田立禾先生

段煜

2026年8月21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禾先生因病逝世,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之路。今年年初以来,一些自媒体账号便曝出田先生因摔倒致骨裂,只能在家卧床休养的消息。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长期卧床总不是件好事。当我真的看到田先生辞世的消息后,不禁怅然若失,三个月过去了,一些关于田先生的回忆不时涌上心头。

作为相声爱好者,我很早便听说过田立禾先生的大名,也曾数次观看他的现场演出,但与先生只在南开大学主楼小礼堂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那是在2015年“欢声笑语校园行”南开大学站,当时我硕士在读,是南开大学国乐相声协会的成员。田先生那天是作为嘉宾为2015年的校园行演出“打头炮”的,他并未表演相声,而是用30分钟的时间作了一场关于相声非遗的讲座。讲座中,他以传统相声《报菜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例,讲授了相声的语言特色和传承创新。讲座结束后,田先生回到小礼堂后台休息,我和几个协会的会员趁机围了过去与他攀谈。田先生虽是名家,却没有一点架子,耐心而热情地回答着我们的问题。我记得田先生说国乐的演出效果不错,希望我们把这个爱好坚持下去、多演好节目。因年事已高,田先生在后台休息了一会儿便准备离开,很多同学凑上前与他合影。我动作慢了些,又不好意思往前挤,因此没能拍上照,事后想来,一直深感遗憾。



田立禾原名田中敏,师承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立禾”是拜师后师父给起的艺名。田先生的基本功极为扎实,这使得他在表演中兼具沉稳与潇洒,收放自如,娓娓道来。他的表演从不靠“出怪相”来吸引廉价的笑声,更不拿脏话甚至“下三路”的“包袱”来“抓哏”,而是直工直令地按照相声应有的技法抖好每一个“包袱”。他的相声靠的不是“洋闹”,而是对节目整体的准确把握、嘴上的分寸、铺垫的火候和节奏的拿捏。每个“包袱”都遵循“铺平、垫稳、抖出去”的节奏,观众听着舒畅、不累。很多时候,观众在听田先生的相声时未必即刻爆笑,但一旦听进去、“入了味儿”,便会如同品陈年普洱一般,越听越有感觉,“香味儿”历久不散、回味绵长。如在表演相声《哭的艺术》时,他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哭”中切换,既把“哭”学得惟妙惟肖,又把细节中的不同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见缝插针地“抖包袱”。通过传神的表现,成功地做到用“哭”让观众“笑”。

田先生对艺术的追求极高且严谨,有时在外人看来甚至有些“钻牛角尖”。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传统相声就得咬文嚼字”,常拿《八扇屏》的贯口“莽撞人”开头,即“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从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这段台词举例。这段文字乍看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想来便会发现其中的错误。“后汉”与“三国”是两个时期,以曹丕代汉为分界点,“桃园结义”虽是小说杜撰的剧情,但也显然是发生在后汉而非三国。因此,这段贯口严格来说应当改为“东汉末年有一位莽撞人”。田先生表示,“这不是抠字眼儿,也不是咬文嚼字,而是要有这种严谨的态度”。我在初知此事时,也觉得就这么一两个字,似乎不必如此严谨;但随着我毕业后踏上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才逐步认识到很多大的错误都是起于微末之时,只有在一开始就尽可能地追求严谨,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更大的错误。

田先生虽然“咬文嚼字”,但绝不故步自封,而是十分重视相声的传承与创新。他创作、改编了《评关羽》《教书》《促销》等新作,晚年还以《幻想曲》《理发》《法制漫谈》等作品为例讲解现代相声表演。2019年,他还在某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利用短视频的形式记录生活、讲解相声,发布了“侃相声、说民俗”系列视频,每个视频用1—2分钟讲一个小故事,风趣幽默,展现出他驾轻就熟的功底和勇于尝试的开放思维。

田先生还致力于相声的传播、普及与传承,曾多次在天津图书馆作相声普及讲座,讲座题目包括《一代相声大师张寿臣的艺术风格及我们师徒的情谊》《相声的表演与创新》等。在学校教育层面,他不仅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任职数十年,还曾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参加“欢声笑语校园行”进校园活动,向大学生普及和传播相声艺术。近年来,我也开始做一些有关校园相声的研究,在这个领域,田先生是我应当效仿学习的榜样。

田先生为相声奉献了一生,以91岁高龄仙逝,他的离去让每一个喜爱相声的人感到悲痛和遗憾。我们最终还是失去了一位给我们带来无数欢笑的相声大师。但其实只要田先生和他表演的一段段相声还能不断被人们提及、铭记,那么他就从未真的离开我们。

插图:2022年5月,田立禾先生接受采访时留影。(记者 姚文生 摄影)

南美行纪(六)

哥斯达黎加一瞥

薛冰



沽上丛话

晚间由圣萨尔瓦多机场飞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这个机场安检之严前所未见。进机场安检后,步入候机处又须安检一次。候机处四面设围栏,外出上洗手间亦须再行安检,机场的饮水也不许带入候机处,必须在外面喝完。因为晚餐后无处可去,我们直接到了机场,不料候机三小时,折腾得够呛,而飞行时间仅一小时。

次日上午在圣何塞市中心观光,地陪是一位姓孔的中年女士,山东人,口齿伶俐,快人快语,坦言市中心值得看的只有第二大道中段的八百米。哥斯达黎加国家大剧院是圣何塞最精致的历史建筑,也是首都的核心地标,1897年建成,整体上是新古典主义风格,据说建筑材料都来自欧洲,现在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剧院门前庭院中有贝多芬、肖邦、卡尔德隆等艺术家青铜雕像。遗憾的是,我们的行程没有安排入剧院内参观,只进入庭院和前厅,看到几座精美的大理石石雕和天花板上满绘的彩画,据说都出自意大利艺术家之手。在此浏览,仿佛进入一座小型博物馆。

旅行社发给游客的“出团手册”,乍看每天都排满了名胜景观,要细读才会发现其中不少注明“外观”二字,也就是仅看外貌,最多在大门前留个影。所以常常就是沿着街道从一个景点赶到另一个景点,而已。大剧院旁的文化广场,其下面是前哥伦布黄金博物馆,藏有大量黄金器物。此后便沿街东行看市景。圣何塞较墨西哥城和圣萨尔瓦多更显平和,植被清新,建筑平常。边长百米的街区方块规整,体现了建城之际的规划,俯瞰有如国际象棋的棋盘。街道仅为双车道,现多为单行线,两边人行道宽不过一米,想拍临街店铺的门面,就得退到快车道上。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将这些街道拓宽,而是坚持保留城市的历史风貌。市中心行政广场四周的环行车道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司机习以为常,完全不着急,乘客也只好从车窗里看外面的民情风貌。慢悠悠,是中南美洲人的习性。地陪说,当地人早晨若是心情不好,比如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昨晚输了比赛,预定的工作就可以不去做。哥斯达黎加也有几处中国援建的地标建筑,如国家体育场,我们仅在车子经过时瞄了一眼。同样,司法部、最高法院、中央博物馆等,我们也只看到了建筑外观。方正严整素洁的议会大厦旁,有华人开设的“皇朝饭店”,店招红底金字,十分耀眼,午餐即在此用。

我们应在哥斯达黎加结束五天的陆上活动,乘车去蓬塔雷纳斯港回蓝宝石公主号。去港口的途中,按规定每隔两小时司机就必须停车休息,正好就到了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国家公园,也就是临太平洋一侧的森林公园。此公园最有吸引力的观赏对象无疑首推树懒,但地陪早早就告诉我们,下午两三点钟是看不到树懒的。树懒的生活习性是上午六点到八点觅食,专食一种有轻度麻醉作用的植物果实,吃饱了便在麻醉中睡去,直至傍晚醒来,再度觅食。如此“醉生梦死”,循环往复。除非是专程前来住宿此地,想顺路来看树懒或被树懒看的人必然失望而去。

树懒一缺席,森林公园的动物明星便成了切叶蚁。它们口衔大过身体数倍的绿色叶片,如满风的船帆,摇摇晃晃行来,飘下树干,飘过小径,飘过草丛。凑近了,才能看出悠然绿色下忙碌的黑色身躯。据说,每一种切叶蚁只切取某一种树叶,为此能远行数公里。切叶蚁切取的叶片大致呈圆形,边缘有少许凹陷,令人惊讶的是,一队切叶蚁切成的叶片形状完全相同,而与另一队切叶蚁所切叶片必有差异。更令人惊诧的是,它们并非以此为食,而是将其堆积发酵,生长出的真菌才是它们要的美味。

这个公园里的树木品类繁多,连地陪也叫不出名字,只看得出它们形态有差异。有些被许多气生根托起的树看上去像榕树,四十年前我在浙江普陀山第一次看到榕树时大为惊奇,而这里的榕树更是千姿百态。最奇特的是树的板根。此公园里高大树木的青枝绿叶很少被观赏,人们更关注的是树的“大脚”,即树干下部突出地面的大片板根。说不清是树干的变异,还是树根的越位,有的板根比人还高,两片之间能站下七八个人。再就是树与藤的各种纠缠。许多藤不过是借势上蹿,伸头到树冠间争取更多的阳光。有一种藤则完全吸附到树干上,像浅浮雕的网格,直接从树身上汲取养分,成为一种寄生物。

登车又行一小时,抵达海港,远远望见蓝宝石公主号,仿佛有一种到家的感觉。接连五天高强度的奔波后,太需要一个能睡个安稳觉的地方了。

题图:位于圣何塞的哥斯达黎加国家大剧院外景。